

肃反运动政策界限文件汇编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五五年七月

（内部发行）

## 肅反運動政策界限文件彙集目錄

-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  
..... 1956年3月10日 (1)
- 中共中央關於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政  
策界限的規定(草案) ..... 1956年4月28日 (9)
- 中央十人小組轉發甘肅省委五人小組“關於劃分反革命  
分子界限的幾個具體問題的解釋”  
..... 1956年5月19日 (16)
- 中央十人小組復湖南省委五人小組關於“中國民主自由  
黨、中國農民黨”等問題的請示 ..... 1956年5月30日 (17)
- 中央十人小組對吉林、湖北等地提出的幾個有關政策界  
限具體解釋問題的答復 ..... 1956年6月9日 (19)
- 中央十人小組轉發山西省委十人小組對基督教“小羣”  
分子政策界限的解釋 ..... 1956年6月9日 (21)
- 中央十人小組對四川省委五人小組關於“處理”起義人  
員中隱瞞特務身份問題的請示的答復  
..... 1956年6月23日 (23)
- 中央批轉新疆自治區黨委“關於本民族幹部人員中的反  
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  
補充決定” ..... 1956年6月29日 (24)
- 中央十人小組批轉黑龍江省委七人小組關於在貫徹中央  
頒發的政策界限中提出的兩個問題的答復  
..... 1956年8月7日 (29)
- 中央十人小組、中央組織部批復河北省委五人小組、河

北省委組織部“关于对自首叛变分子的審查問題”  
的意見……………1956年8月9日(31)

中央十人小組对江苏省委十人小組关于“运动以前已交  
代的反革命分子”的解釋和处理的批复  
……………1956年8月25日(32)

中央十人小組办公室对貴州省委肅反領導小組“对蒋伪  
时期的某些敌特組織性質”問題的批复  
……………1956年9月6日(33)

中央批复甘肅省委“关于回民地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  
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几項补充規定”  
……………1956年9月20日(36)

中央十人小組轉發中央公安部档案局“关于國民黨調  
查網和党员監察網的解釋”……………1956年9月30日(40)

中央十人小組批复新疆自治区党委五人小組关于“在肅  
反运动中已經斗争和处理的和平解放地区政府机关  
人員中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处理意見的請示”  
……………1956年10月12日(43)

中央十人小組批复陝西省委五人小組“关于反动党团骨  
干分子問題的請示”……………1956年10月19日(46)

中央十人小組轉發邮电部党组“关于邮电部門在肅反当  
中特有的一些有关政策問題的意見的报告”  
……………1956年10月20日(49)

中央十人小組对貴州省委肅反領導小組“关于國民黨区  
分部候补委員和三青团团部候补干事一般不以反动  
党团骨干論处”的答复……………1956年10月26日(52)

中央十人小組批复湖北省委十人小組“关于防諜保密小

組性質的解釋”……………1956年10月27日(55)

中央十人小組批轉“中共遼寧省委五人小組对肅反政策  
界限上一些具体問題的請示报告”1956年10月27日(57)

##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关于 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 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和軍事各部門，國家机关各部門党委并轉五人小組：

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这个文件，并發給各地遵照执行。这个文件可以在开展肅反运动的單位組織全体人員（包括好人和坏分子在內）進行討論和學習，通过討論和學習，發動羣众，動搖和瓦解敌人，貫徹“坦白从寬，抗拒从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保證肅反运动又好又快又省地進行到底。

中 央

1956年3月10日

## 中央十人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 壞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

1956年3月10日

为了保証肅反运动的健康發展和完滿結束，根据中央“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針及“坦白从寬，抗拒从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和处理的原則，規定如下：

第一、凡下列分子，都是反革命分子：

（一）特务間諜：解放前参加国民党特务組織、汪伪特务組織或帝国主义間諜組織的分子；解放后参加特务間諜組織或受特务間諜机关指示潛伏、派遣的分子；或者在特务間諜組織收買下積極進行特务間諜活动的分子。

（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員、三青团区隊長（包括副职）以上及相当于該級的其他反动党派（青年党、民社党、閻錫山的同志会等）的骨干分子。但是对于某些只掛名义，实际上沒有担任反动党团骨干职务、沒有進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可以不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論处。至于1946年解放战争以前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包括汪伪国民党在內），如果有嚴重的罪惡和民憤，也應該当作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論处。

（三）反动会道門头子：是指一貫道及其他反动会道門

（如大刀会、九宮道、先天道、無極道等）中的点傳师或者相当于点傳师以上的骨干分子。其他職業的办道人員中罪惡和民憤很大的分子，也應該当作骨干分子論处。

（四）惡霸：是指过去在城市或農村中，依靠或組織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用暴力和权势欺壓人民羣众，罪惡重大，查有实据的分子；在城市里弄、碼頭、行業或工厂、礦山中依靠特权势力，組織流氓打手，橫行霸道，敲詐勒索，为广大人民羣众所痛恨的封建把头。

（五）土匪：是指在解放前当过土匪头子或慣匪，殘害人民，民憤很大的分子；以及解放后当过土匪有罪惡和民憤的分子，或勾結、策动、指揮土匪聚众騷乱，搶劫國家資財或羣众財產，或者一貫窩藏土匪、坐地分贓的分子。但在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一时被土匪欺騙，参加过几次土匪活动、罪惡輕微的人，不應該当作土匪論处。

（六）胡風反革命集团分子：是指胡風反革命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和積極参与胡風反革命集团進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僅受胡風反革命思想影响沒有参与胡風反革命集团進行反革命活动的人，不應該当作胡風反革命集团分子論处。

（七）托匪分子：是指参加托匪党、团組織的分子。僅受托匪思想影响，或僅参加托匪外圍組織（例如讀書会）的分子，不應該当作托匪分子論处。

（八）漢奸：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敵伪机关中担任縣長以上，在敵伪区鄉政权中担任区長以上，在敵伪軍隊中担任营長和清鄉隊長以上人員有罪惡和民憤的分子。虽非上述人員，但曾依仗敵伪势力敲詐勒索，欺壓羣众，有嚴重罪惡和民憤的分



子，也應該當作漢奸論處。

(九) 蔣匪軍、政、警、憲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以後，蔣匪軍連長、警察巡官、憲兵尉官以上的人員，相當於連長的還鄉團中的骨干，縣政府科長、鄉長、縣參議長以上有罪惡和民憤的分子。雖非上述人員，但有嚴重罪惡和民憤的分子，也應該當作反革命分子論處。至於1946年解放戰爭以前的上述人員中，如果有嚴重罪惡和民憤的，也應該當作反革命分子論處。

(十) 敵對階級中的反革命分子：是指混入革命組織內部堅持反動立場，敵視人民政府，進行現行破壞活動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分子。

(十一) 其他現行反革命破壞分子：是指以反革命為目的正在進行或圖謀進行塗寫反動標語、散發反動傳單、進行反革命的宣傳鼓動、竊取機密、殺人、放火、投毒、暗害、爆炸、組織反革命小集團、嚴重破壞民族團結、組織逃跑、投敵叛變和暴動等活動的分子。

第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壞分子，所謂“其他壞分子”是指除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壞分子。凡下列分子，都屬於“其他壞分子”：

(一) 政治騙子：偽造歷史，偽造證件，冒充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國家幹部、革命軍人等招搖撞騙為非作歹的分子。

(二) 叛變分子：凡在革命戰爭期間，投敵叛變，或被捕被俘後，向敵人自首並出賣組織和同志的分子均為叛變分子（其中如系黨員，則為叛黨分子）。其中如叛變後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或被敵人派遣回來，進行內奸活動的分子，應該列為

反革命分子。

(三) 流氓分子：是指流氓成性，一貫為非作惡，屢教不改的分子。但對某些僅有類似流氓行為的人，不應該當作流氓分子論處。

(四) 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的分子。這種人可以不算在百分之五左右的壞人以內，列入審判範圍去處理。

第三、對於歷史上曾加入國民黨、三青團和其他反動組織的一般成員，只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人，或思想落後的人，都不應該列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

第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充分證據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逮捕法辦：

(一) 蔣匪和帝國主義潛伏、派遣的特務間諜分子，或解放後參加特務、間諜組織活動的分子；

(二) 歷史上有嚴重的罪惡和民憤，不逮捕法辦不足以平民憤的分子；

(三) 歷史上參加反革命組織，雖無嚴重罪惡與民憤，但混入革命隊伍後隱瞞罪惡與反革命身份，繼續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分子；

(四) 受敵人收買、指使，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分子；

(五) 進行報復和破壞，情節嚴重的敵對階級中的反革命分子；

(六) 反革命小集團中的首要分子，或罪惡重大的分子；

(七) 越獄潛逃犯或通緝在案的在逃犯；

(八) 叛變後出賣同志或組織，使革命遭受重大損失的分子，或者叛變後效忠敵人，積極破壞革命組織，混入革命隊伍

后長期隱瞞的分子；

(九) 有嚴重破壞行為的政治騙子；

(十) 凡隱瞞反革命身份和反革命罪惡，情節嚴重，查証屬實，在運動中經過動員和鬥爭，仍然堅持反革命立場，拒不交代的分子；

(十一) 凡反革命分子，過去經過寬大處理，但仍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

(十二) 其他進行現行反革命破壞或嚴重刑事犯罪的分子。

第五、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充分証據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勞動教養：

(一) 有罪惡不夠判處徒刑，但須給予管制或剝奪某些政治權利的分子；

(二) 隱瞞反革命身份和反革命罪惡，查証屬實，情節雖不太嚴重，不夠逮捕判刑，但在運動中堅持反動立場拒不交代的分子；

(三) 品質極端惡劣、流氓成性、為非作惡、屢教不改，不夠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條件，開除以後又無業可就的分子；

(四) 其他應該勞動教養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五) 對某些直系親屬在土改、鎮反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被殺、被關、被鬥，本人心懷不滿，堅持反動立場，一貫謾罵污蔑黨和政府，拒不悔改的分子，雖然還是沒有嚴重的反革命罪行，但已不適宜於留在機關工作或學校學習的分子，經過一定機關的批准，亦可送勞動教養。

第六、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在運動中坦白交代或有立功表現的，並有充分証據證明是真實的，應該根據坦白從

寬，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分別從寬處理：

(一) 凡在運動中自動坦白交代，或經過鬥爭後坦白交代了自己問題的人，經過查証只要在重要事實上坦白得真實，都應該算為坦白交代的分子，都應該按照坦白從寬的原則處理。

(二) 解放前有嚴重罪惡和血債民憤，或者解放後積極從事反革命破壞活動，罪該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如在運動中坦白交代，經查証屬實，根據坦白程度，可以免處死刑，判以長期徒刑，或短期徒刑。

(三) 凡參加反革命組織有罪惡民憤，或者雖未參加反革命組織但有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應該判處徒刑的分子，如在運動中坦白交代，查証屬實，根據坦白程度，可以減刑，或判處管制，勞動教養。

(四) 凡歷史反革命分子罪惡輕微，或者被迫、被騙參加反革命組織沒有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如在運動中坦白交代，查証屬實，應該免予刑事處分和其他處分。

(五) 凡反革命分子不但自己真誠坦白，又能積極檢舉其他反革命分子，並經查証屬實，應該算作有立功表現，將功折罪，免予刑事處分和其他處分。

(六) 凡反革命分子不但自己真誠坦白，並能積極協助政府進行肅反工作，發現重要反革命分子和破獲重大反革命案件，經證明屬實，應該算為立有大功。不處其過去罪惡大小（包括血債），應該免予刑事處分，並根據具體情況給以物質的獎勵。物質的獎勵由省市以上的公安部門發給。

(七) 對於罪惡雖然較大，但確有真才實學和專長的高級知識分子或其他技藝人員，只要在運動中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問

題，就應該從寬處理，繼續使用。如果交代不好，可以依法判刑，但經過一定機關批准，也可以在判刑之後，放在一定崗位上，控制使用。

第七、對於肅反運動以前已經交代清楚做過處理，而在運動中又未發現有重要隱瞞情節和繼續進行破壞活動的分子，不要再列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對於過去已經交代清楚，但未作處理的分子，除了對那些罪惡和民憤很大的分子，本着寬大精神給以適當處理外，其他的人均應該作出結論給他們放下包袱，不要再作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處理；對於起義人員中的歷史罪惡問題，應本“既往不咎”的原則，一律不作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處理，但如發現其有現行反革命活動，則應該加以處理，如果他們歷史上有罪惡的，還可以合併處理。

第八、對於混入國家機關、企業、學校等組織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紀律處分的原則規定：

（一）凡被判處徒刑或送去勞動教養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都應該開除。

（二）凡被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在機關控制使用的，應該予以撤職。

（三）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不夠判刑也不宜勞動教養，又不能再擔任原職務的，應該予以撤職或降職處分。

（四）凡長期隱瞞反革命身份，罪惡不太嚴重，在運動中經過鬥爭才向組織交代的，可根據具體情節予以適當的紀律處分或免予處分。

（五）凡情節輕微，在運動中坦白交代的，可免予處分。

其中不宜在原崗位或機要部門工作的，可以另行分配其他適當工作。

第九、對於混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黨籍處理，可按照“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肅反運動中有關黨的紀律問題的幾項規定”辦理。

第十、本規定在執行過程中，如果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應由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五人小組提出經省（市）委、自治區黨委同意報中央十人小組審核後送中央批准。

## 中共中央關於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 刑事犯罪分子的 policy 界限的規定（草案）

1956年4月28日

隨著全國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當前鎮壓反革命鬥爭的情況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了集中打擊那些進行各種破壞活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追捕那些解放前有嚴重罪行、民憤很大、拒不交代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並為了促使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更加分化瓦解，以利于徹底肅清反革命和減少其他刑事犯罪，茲將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 policy 界限重新規定如下：

第一、對於歷史反革命分子的逮捕界限：

歷史反革命分子是指解放前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反動會道門頭子、漢奸，和敵偽軍、政、警、憲人員中有反革命罪惡的分子。這類反革命分子的具體解釋，應按照



中共中央1956年3月10日批轉的中央十人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暫行規定”中的有关条款進行解釋。

一、解放前有嚴重罪行，民憤很大，或民憤虽然不大，但有嚴重罪行，拒不交代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逮捕，

二、下列歷史反革命分子，不要逮捕：

1. 解放前有一般反革命罪行，民憤不大，解放后已經停止反革命活动的分子；

2. 解放后履行过自首登記手續，或歷史罪行已經作过处理，沒有隱瞞重大罪惡，也沒有發現現行破坏活动的歷史反革命分子；

3. 虽有嚴重罪行，但有立功表現，已經寬大处理，沒有進行新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歷史反革命分子。

三、下列的人員，不要作为歷史反革命分子看待：

1. 解放前參加特务外圍組織的一般人員，或虽然在特务机关中工作，但沒有參加特务組織和進行过特务活动的雇用人員；

2. 曾經參加过反动組織的一般成員，或在解放前虽然担任过反动伪职但沒有罪行的人員；

3. 歷史上虽有嚴重罪行，但解放后沒有進行过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起义人員。

第二、对于曾經進身或者正在進行、或者正在准备進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和特务間諜分子的逮捕界限：

一、下列特务間諜分子和其他進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应当依法逮捕：

1. 接受蔣介石集团和帝國主义國家特务間諜机关給予的反革命任务，潛伏下來進行破坏活动的特务間諜分子；

2. 被蔣介石集团和帝國主义國家派遣進來的特务間諜分子；

3. 参加特务間諜組織進行破坏活动的分子；

4. 持械聚众叛乱的为首分子和罪行重大的分子；

5. 組織武装土匪活动和土匪活动中罪行重大的分子；

6. 以反革命为目的哄鬧搗毀基層政府、人民团体、企業、合作社、公共場所，毆打干部，以抗拒國家法律、法令实施的为首分子和罪行重大的分子；

7. 策动、勾引或收買公职人員、武装部隊、民兵，進行叛变的分子，和參加叛变活动的重要分子；

8. 進行兇殺、暗害、縱火、爆炸、投毒等恐怖活动的分子；

9. 为敵机、敵艦指示轟炸目标的分子；

10. 竊取、刺探國家机密，供給敵人情报的分子；

11. 進行反革命組織活动的为首分子，和參加反革命組織活动罪行重大的分子；

12. 以文字、圖畫、言論或其他方法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动，制造謠言的分子，或設寄反革命恐吓信件的分子；

13. 对國防設施、基本建設、工厂、礦場、森林、牧場、農場、水利設施、交通設施、銀行、倉庫等國家財產和各种合作社財產進行反革命破坏或制造破坏事故的分子；

14. 進行反革命組織活动的反动会道門頭子；

15. 偷越、偷渡國境的反革命分子，和引帶反革命分子偷越國境的分子；

16. 土地改革后坚持反动立场，以强迫威胁手段夺取农民分得的土地、房屋、牲畜，或暗中收租情弊严重的不法地主、富农分子；

17. 聚众劫狱的为首分子，积极参与的分子，和越狱逃跑的分子；

18. 有意窝藏历史上有严重罪行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人，或有意资助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人。

二、解放后虽然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但罪行轻微，现在已经停止活动，而有悔改表现的下列分子，不要逮捕，应当分别情节予以管制或批评教育：

1. 曾经参加武装土匪活动，罪行轻微的一般分子；

2. 曾经参加叛乱活动，罪行轻微的一般分子；

3. 曾经参加骚乱活动的一般分子；

4. 解放后曾经参加反革命地下组织，但没有进行过破坏活动或仅有轻微罪行的一般分子；

5. 曾经有轻微倒算行为的不法地主或富农分子；

6. 曾经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有过轻微破坏行为的反动阶级分子；

7. 曾经接受敌人特务机关或特务间谍分子的任务，而未进行破坏活动并和敌人断绝关系的分子。

三、对于下列各种分子，应当同现行反革命活动加以区别，不要追究，只应该分别具体情况给予适当教育或批评：

1. 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仅有过抵触情绪和不满言论的落后群众；

2. 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中，仅有过错误言论的落后群众；

3. 被欺骗、威胁参加暴动、骚乱的落后群众；

4. 受反动会道门欺骗，参加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的落后群众；

5. 对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反动阶级分子；

6. 经过处理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犯罪分子，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虽然有某些抵触情绪，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虽然有某些错误言论，但事实证明，并不是在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就不要作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看待。

第三、对于刑事犯罪分子逮捕界限：

一、下列刑事犯罪分子，应当依法逮捕：

1. 惯盗、惯窃、骗子手、窝主和一贯销赃的分子；或虽非惯犯，但有严重罪行的分子；

2. 组织或积极参加偷窃或盗卖国家资财，公私合营企业资财、合作社资财情节严重的分子；

3. 经常聚众打架斗殴，扰乱公共秩序，或一贯强奸妇女特别是奸淫幼女民愤很大的分子，或组织暗娼卖淫的流氓分子；

4. 一贯引诱、唆使或组织少年儿童进行各种犯罪的分子；

5. 以赌博为业的赌头、赌棍；

6. 制造、贩运毒品的分子；

7. 一贯走私、贩卖金银或夹带伪钞的不法分子，或伪造人民币扰乱金融的不法分子；

8. 进行兇杀、放火、暗害、投毒、抢劫的刑事犯罪分子。

二、下列有轻微刑事罪行的人，不要逮捕，应该分别情节，给予批评教育：

1. 偶尔有轻微偷窃行为的人；

2. 偶爾為盜竊犯窩藏、銷售過少量贓物的人；

3. 在邊境口岸地區有一般走私行為或偶爾有走私行為的人；

4. 解放前雖為慣盜、慣竊，但解放後已有正當職業、確已悔改的人。

三、有下列行為的人，不要以刑事罪犯看待：

1. 有不正当男女關係的人；

2. 落後羣眾中愛占小便宜的人；

3. 過年過節或平時有些賭博行為的人；

4. 為盜竊犯窩藏少量贓物但本人並不知道其為贓物的人。

第四、對處理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界限：

一、對於前來投案自首的分子，一律暫時不要拘留或逮捕，應當講清政策，並告訴他們听候政府處理；

二、對坦白自首或有立功表現，經查證屬實的，都應該根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分別從寬處理；

三、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不僅自己真誠坦白，又能積極檢舉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同案罪犯，經查證屬實，應該算做有立功表現。檢舉重要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或其他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因而破獲重大反革命案件或重大刑事案件，應該算做立大功。

四、凡進行破壞活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有嚴重罪行民憤很大的分子，以及有嚴重罪行的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如果投案自首，澈底坦白，應當從寬處理。原則是：罪當處死的，免處死刑；罪當判刑的可酌予減刑或免刑；立功可以折罪

的免于刑事處分，立大功的除免于刑事處分外，給予適當獎勵。

五、凡只有一般歷史罪行，沒有現行破壞活動，民憤不大的反革命分子，或解放後曾經有輕微反革命罪行，現在已經停止活動的一般反革命分子，如果澈底坦白的，免于管制，暫不摘掉反革命帽子；有立功表現的或早已澈底坦白並在坦白後一貫表現好的分子，經人民羣眾同意後，摘掉反革命帽子。

六、只有輕微歷史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前來交代的，一律摘掉反革命帽子。

七、只有一般歷史政治問題的人，如果前來交代，可告訴他們不屬於反革命分子，要他們安心勞動生產。

八、那些有現行活動，或歷史上有嚴重罪行，捏造一套假情況，利用坦白從寬的政策，以掩護其真實犯罪情況的分子，經查證屬實後，以假坦白論處，依法逮捕。

九、那些顯然出于利用坦白從寬的政策，在進行兇殺暗害、縱火、爆炸、投毒等恐怖破壞活動之後，前來投案的分子，一律依法逮捕。

十、對於那些坦白了一些問題或只坦白了反動身份，隱瞞了重大罪行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可促其澈底坦白，拒不坦白的分子，應當依法逮捕。

第五、對於混入或隱藏在機關、團體、部隊、學校、工廠、企業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應按照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辦理。

第六、對於少數民族內部有歷史罪惡，沒有現行活動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一律不究既往。對解放後曾經進行，正在進

行，或正在准备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分子，以及对刑事犯罪分子的逮捕界限，应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参照本规定办理。

此外經中共中央批准后，下达执行。1955年8月13日中央公安部拟订，經中央批准下达的“关于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逮捕政策界限的规定”，应即作廢。

## 中央十人小組轉發甘肅省委五人小組“关于划分反革命分子界限的几个具体問題的解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五人小組，军委总政治部：（机密）

甘肅省委五人小組关于划分反革命分子界限的几个具体問題的解釋是正確的，現摘要轉發各地參考。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5月19日

附甘肅省委五人小組的解釋：

“一、“中國青年黨”、“民社黨”及“同志會”等反动党派中，那一些相当于国民党区分部委員、三青团区隊長以上的骨干分子？我們認為应当是：1946年解放战争以后，曾担任过“青年黨”区支部（即区校）負責人；“民社黨”分部委員及其所辖之科的負責人；“閩匪同志會”村分会的專职特派員以上的分

子。

二、防奸、保密、情报小組等特务外圍組織中的骨干分子，除其本身为特务分子的以外，其余一律不应算作特务分子。

藍衣社、复兴社、CC等反动組織与集团在中央公安部一局所發“敵情歷史參考資料（之一）”中有詳細論述，請查閱。

勵行社 是以敵伪軍人为主体的—般反动組織。因此，該組織中的骨干分子，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視為反革命分子，其中有罪惡和民憤的分子，可按“中央十人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中第一条第九款論处。”

## 中央十人小組复湖南省委五人小組关于“中國民主自由黨”等問題的請示

湖南省委五人小組并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直屬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五人小組，总政治部：（机密）

5月14日电悉。茲將所詢問題答复如下：

一、关于中國民主自由黨、中國農民党的情况：

（1）中國民主自由黨前身系李宗仁等所倡導的“中國民主自由大同盟”，1949年5月以桂系殘匪为班底在广州組織成立，9月在香港改為現名，以反蔣反共为号召。广州解放后曾一度消沉，后来在美帝扶植下又以香港为中心开始活动，并四出拉人。曾網罗了一些大漢奸、特务及青年黨、民社黨、民

主進步黨、民主憲政黨的分子。

(2) 中國農民黨的前身為農業協進會，系農業學術團體，1946年改為現名，成員多系農業協進會中的野心分子，主持人董討進，系地主階級出身，為中國農學界知名人士，原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因不滿民盟土地綱領及其他原因退出該盟，自行組黨。董對我黨的土地改革政策曾於1948年著文表示不同意。1949年1月又曾發表宣言，擁護我黨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人民政協召開前曾力爭參加。1950年以前已停止活動。

二、閻匪同志會，從那一級起列為骨幹的問題，請參閱中央十人小組1956年5月19日轉發甘肅的解釋。

三、鑒於國民黨統治時期各種小黨派、社團很多，有反動性質的，有封建性質的；其成員甚為複雜，有漢奸、有特務、有失意的軍官、也有些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分子；從他們的主張、活動看，有些是擁蔣的，有些是反蔣的，也有的既反蔣又反共。最近各地對這些小黨派的性質提出了不少詢問，我們因掌握的材料很不完全，無法作詳細解答。同時由於這些小黨派（如中國民主自由黨、中國農民黨、中國社會民主黨等等），一般說來，人數不多，活動時間不長，影響不大，解放後多已停止活動，所以很難確定他們的成員從那一級算起，列為反動黨團骨幹。因此，我們意見：在肅反運動中，對清查出各類小黨派的分子，應該根據其活動情況，具體加以分析，分別對待。除對其中原系漢奸、黨棍、特務以及解放後仍發展組織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成員按反革命分子論處以外，其他的可作為一般政治歷史問題加以處理。

各地如發現有關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活動的材料，請送來研究。你們有何意見報告。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5月30日

請示“中國民主自由黨”等問題

中央十人小組：

我們定案中遇到下列問題，不好確定，請指示：

一、中國民主自由黨、中國農民黨是否以反動黨派論？其成員從那級起可算反革命？

二、閻錫山同志會的成員從那級起可算反革命？

中共湖南省委五人小組

1956年5月14日

## 中央十人小組對吉林、湖北等地最近 提出的幾個有關政策界 限具體解釋問題的答復

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五人小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公機已3號）（秘密）

吉林、湖北等幾個地方最近提出了幾個有關政策界限具體解釋的問題，因為這幾個問題帶有普遍性，特統一答復如下：

（一）有的地方，在肅反準備工作中，經過人員排隊初步



確定的調查面過窄，影響了調查工作開展，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排隊過程中沒有區別調查對象和鬥爭重點，把兩者混淆起來，一開始就以鬥爭重點要求的尺度來進行人員排隊。

為了克服和避免這個缺陷，就必須明確：一開始根據現有材料排出的具有反革命嫌疑的對象，應該稱之為調查對象，對這些人員的問題在準備工作階段必須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只有經過調查研究掌握了一定的確實的材料，能夠肯定為反革命分子或有重大反革命嫌疑的人才構成鬥爭重點；這樣在排隊過程中把調查對象和鬥爭重點區別開來就更加明確地規定了我們在排隊摸底中應有的工作過程，並且也可以避免開始調查而過窄的現象。此外為了更加確切起見，今後鬥爭重點應該一律稱為肅反對象。上述問題請各級五人小組向肅反骨幹講清楚。

（二）原來是歷史反革命分子，肅反運動以前已經交代清楚，但未作過處理的，是否還算反革命分子？根據“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第七條的規定，對於肅反運動以前已經交代清楚，運動中又未發現有重要隱瞞情節和繼續進行破壞活動的分子，不要再列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論處。但對於個別的罪惡和民憤很大，不處理不足以平民憤的分子，則應按照歷史反革命問題從寬加以處理，但不計算在這次肅反的範圍之內。

（三）關於編印肅反刊物問題，我們意見可由省委五人小組將中央指示及各地經驗介紹編印一種內部刊物，作為肅反骨幹人員的學習文件閱後收回。此事還應當經過省委批准。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6月9日

## 中央十人小組轉發山西省委 十人小組對基督教“小羣”分子 政策界限的解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和軍事各部門，中央國家機關黨委五人小組：（省機抄軍區）（機密）

我們認為山西省委十人小組對基督教“小羣”分子政策界限的解釋是正確的，現轉發各地參考。（央十甄已1號）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6月9日

關於對省級機關黨羣“口”請示“基督教小羣骨幹在定案中應按什麼性質處理，應該如何公開宣布”問題的答復各地委、市委、省直各口、各單位五人小組並報中央十人小組：

省級機關黨羣“口”在第7次全省五人小組會議小組討論中提出：“對基督教小羣骨幹分子在定案中應按什麼性質處理，應該如何公開宣布”的問題。現作如下答復：

“基督徒聚會處”又名“小羣”，是基督教內的一個公開、合法的派系組織，是在帝國主義直接影響和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一個為反革命分子操縱的教派，但是“小羣”分子並不都是反革命分子。其骨幹主要是指在該教派內任“執事”、“長老”、“同工”、“使徒”等職的人員，這些職務是基督教“小羣”派中公開、合法的職務，而不是反革命職務。

我們打击的对象是：“小羣”的上層反革命領導集團和隱藏在“小羣”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即是打击在歷史上有嚴重反革命罪行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和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而進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如搜集情报、盜竊机密、制造反革命謠言、寫反革命標語、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破坏社会主义各項建設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对这些分子的定案，应根据其具体罪惡，如確系反革命分子者，应当以反革命分子論处。而“小羣”中公开、合法的职务則不能成为以反革命分子論处的依据。

但是，必須嚴格区别反革命分子与一般落后教徒的界限。对于那些因思想落后而說了些不滿现实的言論，或在机关、学校、工厂内部散布宗教影响和進行聚会活动的分子，如已進行了斗争，应向本人指出他的嚴重缺点和錯誤，不应当埋怨羣众。同时，还应当講清楚党的宗教政策与肃反政策的界限，不要使他們發生誤解。要說明：正当的宗教活动政府是不加干涉的；但这种活动只应当在教堂内或公开的家庭聚会处進行，在机关、学校、厂礦、企業内部進行宗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不能允許的。

对于經過斗争審查清楚，既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是有嚴重缺点和錯誤的分子，而僅因他是“小羣”分子被斗争了，应当視為被錯斗，予以平反，作出結論。此項工作，应当慎重，必須由各單位五人小組負責同志親自去作。

总之，对于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与正当的宗教活动，应当嚴格加以区别，把宗教活动当作反革命活动去進行斗争是錯誤的。

以上如有不妥当之处，請中央十人小組指示。

山西省委十人小組

1956年5月29日

### 中央十人小組对四川省委五人小組 关于“处理”起義人員中隱瞞特务身分 問題的請示的答复

中共四川省委五人小組：（甄字4号）

6月19日电悉。

关于如何处理起義人員中隱瞞特务身分的問題答复如下：

起義人員隱瞞了特务身分和特务活动，應該動員其交代清楚，但不要列为肃反对象。对起義人員中隱瞞了特务身分和特务活动的人，如果他們沒有現行反革命活动事实，仍然應該根据既往不咎的原則，作为歷史問題处理。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6月23日

如何处理起義人員中隱瞞特务身分問題的請示

中央十人小組：

关于起義人員中，有的隱瞞了特务身分問題，应如何处理請示如下：根据雅安專区請示，有两个起義人員，一个是蔣匪軍的排長，一个是憲兵。經過調查証实，該二人確實隱瞞了中統特务身分。但自参加革命工作后，尚未發現有現行反革命活动，是否应列为此次肃反的对象，計算在5%以內。

我們意見：如果是起義人員隱瞞了特務身分，又隱瞞了特務活動，則應列為此次肅反對象，計算在5%以內；但如果僅僅是隱瞞了特務身分，而過去確實沒有進行過特務活動，參加革命工作後，也未發現有現行反革命活動，則不應列為此次肅反對象，亦不計算在5%以內。只動員他把隱瞞的特務身分交代清楚，作為歷史問題處理。

以上意見妥否，請速指示。

中共四川省委五人小組

1956年6月19日

## 中央批轉新疆自治區黨委 “關於本民族幹部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補充決定”

新疆自治區黨委并西藏工委，雲南、四川、貴州、甘肅、青海省委，內蒙古自治區黨委：

中央原則同意你們“關於本民族幹部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補充規定”，望即轉告所屬各級黨委照此規定辦理，實施當中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請隨時報告中央。

中 央

1956年6月29日

附新疆自治區黨委的報告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關於本地民族幹部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補充規定”

中央并中央十人小組加發各區黨委，地委、烏市委，自治區級各黨委、黨組、黨組分組；軍區、生產兵團黨委：

茲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關於本地民族幹部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補充規定”報上，請中央審批。在中央尚未批示之前，各地可以此進行肅反準備，排列重點分子。

新疆自治區黨委

1956年6月8日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關於本地民族幹部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補充規定

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對於新疆本地民族幹部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基本上是適用的，應當遵照執行。但是為了照顧到新疆本地民族幹部人員中有關肅反問題的某些特殊情況，使運動能夠更加穩妥地健康地進行起見，茲根據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和中央指示的在本地民族幹部人員中進行肅反鬥爭應主要打擊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和處理宜寬的精神，特對本地民族幹部人員中的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作如下補充規定：

(一) 什么样的反革命分子，应作为肃反运动中的打击对象？什么样的問題应作为政治歷史問題对待，不作为肃反运动中打击的对象？

甲、凡下列反革命分子，都应予以打击：

一、特务間諜，即：解放前参加國民黨特务組織、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或1942年盛世才公开反动后参加盛世特务組織，解放后仍繼續与特务間諜組織有联系或繼續進行活动的分子；或解放后虽已断絕关系、停止活动，但解放前確有嚴重罪惡和民憤而又拒不交代的分子；解放后参加特务間諜組織或受特务間諜机关指示潛伏、派遣的分子；或者在特务間諜組織收買下積極進行特务間諜活动的分子。

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即：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國民黨区分部書記、三青团区隊長（包括付职）以上的骨干分子，解放后坚持反动立場，繼續進行破坏的分子；或解放后虽已断絕关系，停止活动，但解放前確有嚴重的罪惡和民憤而又拒不交代的分子。

三、土匪，即：解放前当过土匪头子或慣匪，解放后仍不悔改，現仍進行破坏活动的分子；解放后参加叛乱，經我爭取安置后，屢教不悔，迄今仍有破坏活动的分子。

四、蔣匪軍、政、警、憲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即：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蔣匪軍連長、警察巡官、憲兵尉官以上人員，縣政府科長、鄉長、縣參議長以上人員中有一定的罪惡和民憤，解放后坚持反动立場，現仍進行破坏活动的分子；或解放后雖然無破坏活动，但解放前確有嚴重的罪惡和民憤而

又拒不交代的分子。

五、敵对階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現行反革命破坏分子，应按照中央批准中央十八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中第一項（即：凡下列分子，都是反革命分子）內的第（十）、（十一）兩条的規定执行。

乙、凡有下列反革命歷史身份或政治歷史問題的人，都不作为肃反运动中的打击对象，但应在思想、政策教育、提高政治覺悟的基礎上号召他們自动交代。對他們所交代出的問題，应分別交審干部門和公安部門認真查清处理。在肃反运动中一律不予追究。

一、解放前参加國民黨特务組織、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或1942年后参加盛世才特务組織，沒有嚴重的罪惡和民憤，解放后与特务間諜机关断絕联系，停止活动的分子。

二、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虽有反动党团骨干的身份，但只掛名义，实际上沒有担任反动党团骨干的职务，沒有進行反革命活动的人，以及虽然担任过反动党团骨干的职务，進行过反革命活动，有一定的罪惡和民憤，但在解放后参加工作，已經和反动党团組織断絕联系，停止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担任过蔣匪軍連長、警察巡官、憲兵尉官以上及縣政府科長、鄉長、縣參議長以上职务，虽有一定的罪惡和民憤，但在解放后参加工作，安分守法，再未發現有反动破坏行为的分子。

四、解放前当过土匪头子或慣匪，但在解放后洗手不干，安分守法的分子；解放后虽曾参加叛乱，但在被我爭取安置后，

安分守法，再未進行破坏活动的分子。

丙、对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情緒和言行的人，必須与以反革命为目的進行組織反革命小集团、破坏民族团結、反对党、反对領導等嚴格加以区别，应作思想問題看待，不能作为肅反运动中的打击对象。但是，对这些人必須認真進行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覺悟，以免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

(二) 对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应按照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中第二項(即……凡下列分子都属于“其他坏分子”：)内各条的規定执行。但是对叛变分子，只打击那些在三区革命战争期間，投敌叛变，或被捕被俘后，向敌人自首并出賣組織和同志，解放后隱瞞罪惡，繼續進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对在三区革命战争期間有叛变行为，但罪惡不很嚴重，現無破坏活动的分子，則应作为政治歷史問題看待，动员其自动交代，轉交審干部門处理，不作为肅反运动的打击对象。

对流氓分子應該嚴格控制在“流氓成性，一貫为非作惡，屢教不改的分子”的范围以內，对某些僅有流氓習气，或有某些貪污、搞不正当的兩性关系等違法乱紀行为的人，則应作为道德品質問題看待，結合經常工作予以教育或必要的紀律处分，不作为肅反运动中的打击对象。

(三) 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处理，应按照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执行。但要注意掌握处理宜寬的精神，逮捕的应是極少数，劳动教养的也不宜多。只对那些罪惡嚴重，情節惡劣，証据确实可靠，而又拒不坦白的分子，才

予以逮捕法办或劳动教养。对于那些罪惡虽然嚴重，但在运动中能够自动坦白交代：或經過教育或斗争后能澈底交代的分子，都应该从寬从輕处理或免于刑事处分，或判刑后控制使用。对翻譯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凡应逮捕法办或劳动教养者，除个别情節十分嚴重惡劣，不宜繼續控制留用者外，一般可采取判刑后控制使用的办法处理，以利工作。

1956年6月1日

## 中央十人小組批轉黑龍江省委七人小組关于在貫徹中央頒發的政策界限中提出的兩個問題的答覆

黑龍江省委七人小組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直屬机关党委、中央國家机关党委、军委总政治部五人小組：(秘密)

黑龍江7月24日电收悉。我們同意你們对于肅反运动前已經交代清楚，但未做結論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在这次运动中應該如何做結論，以及起义人員中隱瞞的或坦白了歷史罪惡問題应否追查清楚，这两个問題的意見，各地均应照此办理。(甄字9号)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8月7日

“中央十人小組：

我省几个地区在貫徹中央頒發的政策界限中提出兩個問



題，我們提出答复如下，是否合适請予批示。

一、政策界限中第七条提到“对于过去已經交代清楚，但未作过处理的分子，除了对那些罪惡和民憤很大的分子，本着寬大精神以适当处理外，其他的人均应作出結論給他們放下包袱，不要再作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处理”一段中应如何做結論的問題，各地意見不一，有的認為現在不按反革命或其他坏分子处理，歷史上是什么性質的問題，在結論中就定什么性質；有的主張既然不以反革命或其他坏分子处理，做歷史結論時只寫事實不定性質或定为歷史政治問題就可以了。經我們研究認為：凡过去已交代清楚未經結論处理的一般反革命問題和其他坏分子的問題，可在結論中指出：“歷史上某一階段的活動事實是屬於反革命性質或其他坏分子性質的，但不再作为反革命或其他坏分子处理。”也不統計到这次肅反成績的數字內。

二、对起义人員中隱瞞了歷史罪惡或在肅反运动自动坦白交代了一些罪惡而無現實破坏的分子，要不要追查清楚作出結論？我們認為起义人員中隱瞞的与交代的問題不列入肅反对象中解决，可交審干部門个别審查，至于要做歷史結論的，可參照第一条解答的精神，歷史上是什么性質的問題就做什么性質的結論，本着不咎既往的精神，不加追究。

中共黑龍江省委七人小組

1956年7月24日”

## 中央十人小組、中央組織部批复 河北省委五人小組、河北省委組織部“關於自首叛变分子的審查問題”的意見

河北省委五人小組、河北省委組織部：

7月27日电悉。同意你們“除叛变后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或被敵人派遣回來進行內奸活動的分子或有血債或本人有重要隱瞞，曾使革命遭受重大損失的罪大惡極分子可列为肅反重點外，对其他叛变情節輕微的分子一律由審干部門繼續審查，不再列为肅反重點”的意見。

中央十人小組

中央組織部

1956年8月9日

關於自首叛变分子審查問題的請示

中央十人小組、中央組織部：

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暫行規定”中規定叛变分子屬其他坏分子之一，并列为肅反对象內。但根据今年六月全國審干座談會議討論精神，对自首叛变分子的解釋已有新的規定，新的規定下達后，則有一部分不是叛变分子。同时，我省審干中，絕大部分叛变分子問題已經基本上查清，不必再列为肅反对象。因此，我們的意見：除叛变后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或被敵人派遣回來進行內奸活動的分子或有血債或本人有重要隱瞞，曾使革命遭受重大損失的罪大惡極分子可列为肅反重點外，对其他叛变分子

一律由審干部門繼續審查，不再列為肅反重點。

當否？請批示。

河北省委五人小組  
河北省委組織部

1956年7月27日

### 中央十人小組對江蘇省委十人 小組關於“運動以前已交代的反革命 分子”的解釋和處理的批復

江蘇省委十人小組并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直黨委、國家機關黨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五人小組：（機密）

七月二十八日電悉。對所詢問題答复如下：（一）政策界限暫行規定第七條中所謂“肅反運動以前”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全國開展肅反運動以前。（二）對於肅反運動前夕，在審干中基本作了交代，但未作處理的反革命分子，應該在運動中作出結論。但由於本人在全國開展肅反運動以前已將問題基本上交代清楚，因此不再以反革命分子論處，亦不統計在這次肅反運動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之內。其中除了對那些有血債和民憤很大的分子，應該本着寬大精神給以適當處理外，其他都可以不作處理。（甄字12號）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8月25日

中央十人小組：

現請示有關甄別定案方面的兩個問題：一、中央十人小組

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第七條：“對於肅反運動以前已經交代清楚做過處理，而在運動中又未發現有重要隱瞞情節和繼續進行破壞活動的分子，不要再列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肅反運動以前”的時間，是指去年七月全國開展肅反運動以前？還是指各個單位的肅反運動開展以前？二、歷史上有一定的反動身分和罪惡，肅反運動前夕（去年五月份），在審干中基本上作了交代，但未作處理，接着在肅反運動中徹底搞清了問題，除可從寬處理外，是否應列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對這一案件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運動以前已作交代，可不計算作反革命分子；另一種認為運動前夕雖已作了交代，但并未作過處理，因此，現可從寬處理，但應計算作歷史反革命分子。

請指示。

江蘇省委十人小組

1956年7月28日

### 中央十人小組辦公室對貴州省委 肅反領導小組“對蔣偽時期的某些敵特 組織性質”問題的批復

貴州省委肅反領導小組并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直黨委、國家機關黨委五人小組，總政治部審干辦公室：（祕密）

七月十九日電悉，經與中央公安部研究，基本上同意你們

对蒋伪时期的某些特务組織性質的分析。其中所提侍从室人員的情况資料我們尚未很好研究，故暂时还不能回答，但侍从室人員可以先按你們所提办法处理。据以前所知情况，憲兵侍高組是憲兵中的特务組織，其通訊員与組的关系怎样尚須研究。

交警总队是屬於軍統局控制的機構，其中確有軍統局的特务分子，如督察室的督察長或主任，以及若干的督察員，名义上督察警紀、風紀，实际上則是進行特务活动。但是，除軍統局派去的，或發展的特务分子以外的一般交通警察，則不能算为特务分子。

在息峯特訓班及重慶中美合作所等特务訓練機構受过特务訓練的分子，一般应算特务，或按参加过特务訓練的人員算，但是在处理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中美合作所办的“外語訓練班”，据已往的了解，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訓練英語翻譯人員。从第二期受訓的學員來看，大部分是招考來的大学外文系学生，但也抽調了少数軍統特务分子参加訓練。畢業后有被派到印度远征軍充当翻譯的，也有被調至特务机关工作的。因此，这些人員是否算特务分子，則主要看他們在受訓后是否進行过特务活动來定。

至于“美國安全总署國際疫情特別通訊小組”，現在还没有这个組織的材料，故暂时还不能答复。

中央十人小組办公室  
1956年9月6日

中央十人小組：

最近有些單位提問蒋伪时期的某些敌特組織性質的有关問題，我們弄不清楚，特請示如下：

一、以下几种敌伪組織是否都算特务組織其成員是否都算特务分子？

1、“別動隊”、“勘亂建國总队”、“綏靖总队”、“人民服务总队”和“青年救國團”。据中央公安部一局編印的“敌情历史参考資料”之一、之二介紹，它們都是特务武裝或特务機構。

2、“交警总队”、“邮电監察所”和“总统府侍从室”。

3、在“息峯特訓班”及重慶中美合作所等敌特訓練機構受过訓的分子。如我省衛生学校陳祺生已查实其在中美合作所办的“外語訓練班”受訓尚未畢業，即提前分配在該所当翻譯，半年后又离开該所回貴陽医学院讀書。

我們認為，这些組織中的成員，凡正式履行过特务手續或虽未履行手續但進行过嚴重的特务活动（如監視和参与逮捕進步人士及襲击擾亂我区治安、爆破我軍用設備等行动破坏）可算作特务分子，未正式履行特务手續，僅有一般罪惡活动（如搜集社情、及一般譯電、翻譯工作等）可不当作特务分子看待。

二、以下几种人是否都算作特务分子？

1、履行或未履行过手續的“憲兵侍高組”的通訊員。

2、未正式履行过特务手續，但給特务做过义务工作，或为特务所运用，或与特务关系密切，而進行过特务活动，如進行过監視密報進步人士（其中有的沒有造成惡果；有的則使進步人士被捕或殺害，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3、与“总统府侍从室”有通訊联系，并提供地方情报，但無特务身份的人。

我們認為，这些人中的一般分子，可不算特务分子；但如有嚴重的罪惡活动，且是屬於特务性質的，当然是反革命分子，同时，也可以算特务分子。

三、我們認為，以上凡屬反革命分子（包括特务分子）肅反运动前又未作交代，应列入5%之內，当否？

四、“美國安全总署國際疫情特別通訊小組”有無这样一个組織？是什么性質的？以上問題請即电示。

中共貴州省委肅反領導小組

1956年7月19日

## 中央批复甘肅省委“關於回民地区 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 的政策界限的几項补充規定”

甘肅省委：

中央同意省委8月21日批轉的省委五人小組“关于回民地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几項补充規定”。此复。

中 央

1956年9月20日

省委批轉省委五人小組“关于回民地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几項补充規定”

各地（市）委、各直屬党委抄發各縣（市）委并報中央：

現將省委五人小組“关于回民地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几項补充規定”發各地研究執行。不妥之处，請中央指示。

甘肅省委

1956年8月21日

### 关于回民地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几項补充規定

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对甘肅固原、臨夏、吳忠、銀川等回民地区國家工作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基本上是适用的。但由于固原等少数民族地区，在解放前后發生的事件，有的已作过处理，有的由于情况特殊，不能再作处理，因此对这些地区的國家工作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在某些問題上尚須区别对待，为此特作如下补充規定：

（一）对反革命分子的解釋，应按照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內第一項的各条規定执行。其中对土匪应本从寬处理的精神，只打击那些解放前当过上匪头子或慣匪，解放后仍不悔改，繼續進行破坏活动的分子，以及解放初期当过土匪有嚴重罪惡和民憤的分子；但对以下几种人不应以土匪論处，而作为政治历史問題看待：

（1）解放前虽当过上匪头子或慣匪，但在解放后洗手不干，安分守己的分子；

(2) 在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安定时虽曾抢过人，但罪恶轻微的分子；

(3) 已为我争取安置的分子；

(4) 已作过交代和处理的分子；

对虽已交代但未处理的分子一律不再处理，未作交代的分子，运动中能自动交代可不以上匪论处，经号召动员不愿坦白交代的分子转请干方面处理。

(二) 对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应按照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内第二项的各条规定执行。对于流氓分子应严格控制在“流氓成性，一贯为非作恶，屡教不改的分子”的范围以内。对三反后某些贩卖过枪支、毒品、白洋、金银的人不应该当作流氓分子论处，但三反后有上述行为，且情节严重的人也应该当作坏分子论处。对搞不正当两性关系以及有一般赌博行为的人，一律不应列为坏分子。

(三) 固原、临夏、吴忠、银川等少数民族地区，在解放前发生过民族之间互相仇杀，解放后各教派、门宦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解放初期的政治股匪活动和群众性的叛乱等事件，对参与这些事件的分子，在此次肃反运动中需区别对待，具体规定如下：

(1) 解放后参加过“五八”、“四二”、“临夏事变”等群众性叛乱的分子，在叛乱平息后安分守法的，应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一律不作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论处，如叛乱后仍进行反革命活动，仍应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

(2) 解放后参与各教派、门宦之间纯宗派纠纷的人，不应该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但对于那些以反革命为目的，利用教派、门宦之间的矛盾，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分子，仍应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

(3) 对解放前由于民族之间的互相仇杀，而有血债及罪恶的分子，不应该列为反革命分子予以打击。

(4) 对解放初期破案的残余，须严格区别对待，即对一般分子，不论破案时我们是否发现或是否已作交代只要破案后安分守法，概不追究，如破案后仍进行破坏活动，即应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对破案后通缉、追捕在案的分子和在运动中发现长期隐瞒的首要分子，仍应该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5) 在马良、郭拴子、张海祿、马紹武等股匪活动期间，凡知情不报，窝藏过匪众，给匪送过粮草，带过路和参加过匪众活动的一般分子以及为我争取投诚的，或战俘被俘后经过训练释放的分子，在马良、郭拴子、张海祿、马紹武等股匪剿灭后，只要安分守法，可以不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如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仍应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对参加马良、郭拴子、张海祿、马紹武等股匪的首要分子；未向我交代和长期隐瞒有严重罪恶和民愤的分子；以及马良、郭拴子、张海祿、马紹武等股匪组织的潜伏未破案的首要分子，仍应该以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分子可以不按反革命分子论处。

(四) 在运动中查出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处理，应按照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执行，但在处理的方针上须本“谨慎从事”的精神，



妥善的予以处理。如牽連到宗教內部或宗教上層民主人士的問題，更應慎重，如條件不成熟、處理對我不利時，寧可暫緩；亦不宜忙於宣布處理，以免被動。在處理時，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央十人小組和省委五人小組規定的各項審批手續，不得違犯。

（五）上述補充規定中的第“（三）”項第（1）（3）（4）（5）各款適用全省。

省委五人小組

1956年8月9日

## 中央十人小組轉發中央公安部 檔案局“關於國民黨調查網和黨員監察 網的解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直黨委、國家機關黨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五人小組：

現將中央公安部檔案局關於國民黨調查網和黨員監察網的解釋，轉發各地參考。中央十人小組6月18日復湖北省委五人小組并轉各地的關於黨網性質的解釋不夠清楚，請各地照此解釋。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9月30日

什麼是國民黨黨員調查網和黨員監察網

（一）國民黨黨員調查網，簡稱“黨網”。“黨網”是國

民黨為着“防共”“救黨”的目的，於1939年實行的黨務特務化的一項“新興”的組織措施。即在國民黨黨員中物色“優秀”黨員，象“網”一樣地分布在蔣匪各機關、團體和社會各階層，進行調查工作。按着國民黨內部的說法，“黨網”制度的重要意義在於：“救國必先救黨，救黨必須推行黨員調查工作。黨員入黨以後信仰主義與實行主義的情形如何？服從精神和工作成績如何？經驗能力有無長進？對於革命有無貢獻？各級黨政負責人員言論、思想、能力、行動是否踐履篤實、勤勞節儉？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和政策是否盡力推行？凡此種種，均須認真調查，嚴格考核。忠實幹練者予以獎進，頹唐腐化者應予懲戒。如此，才能恢復黨的革命精神，健全黨的組織”；“黨網”的工作目標是複雜的，它担负着調查蔣匪各級黨政機構的行政效率；財政、金融、交通、運輸、文化、教育各種情況；蔣匪中央政策與決議案之施行情況，以及“反動勢力，敵偽陰謀”和社會的一切設施、一切動態。“黨網”的組織及活動，雖屬“黨部”領導，但實際上是由蔣匪特務機關“中統局”領導和控制了的。

參加“黨網”的分子，須填寫“中國國民黨黨員調查網登記表”，還須經過宣誓或填寫宣誓書的手續和儀式。“黨網”的成員對內稱為“黨員調查網工作同志”。“黨網”的活動是秘密的，互相之間不發生橫的關係。“黨網”分子與上級領導通訊聯絡時，都用代號，並規定有秘密通訊地點和秘密的通訊方法（不識字的用口頭報告）。有的地區曾發現有“專任黨網”和“兼任黨網”之分：“專任黨網”領取薪金，在所在黨部管轄區內活動，活動範圍比較廣泛。“兼任黨網”是在一般行政

机关或企業中吸收有公开职务的国民党党员兼任的，不領取薪金，就近在所在單位或崗位進行活动，活动的范围比較狹小。綜合敌人建立“党網”的目的及“党網”活动的任务、方法等情況看來，“党網”实际上是国民党为了实行党务特务化，所建立的一种法西斯的特务性質的組織。但是，它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职业特务还是有区别的；参加“党網”的分子有的是專搞特务活动的，有的只是進行了“党内”的調查監視活动，还有的則未起作用沒有進行什么特务活动，他們本身活动的情況不尽相同。同时，由于他們当时所在地区（国民党統治区、淪陷区、接近解放区的地区等）的不同，所負的任务也不一样。因此，对于参加“党網”的每个分子的处理应当根据他具体的情況及其罪惡分別对待，不要不加分析地都当做特务分子看待。

（二）国民党党员監察網、簡称“監察網”。“監察網”是国民党于1940年开始采取的一項以加强其内部控制为主的組織措施。“監察網”組織的一般規定是，在每个区分部秘密选拔“优秀”“忠实可靠”的党员一至三人担任“監察員”，負責对党员思想言行的考查和监督，向上級党部密报“違背主义違反法令及不遵守紀律”的党员，或采用不暴露“監察員”身份的方法，勸告糾正党员的違法乱紀行为。这些“監察員”分別受各級党的監察委員會的領導，在党内形成普遍的“監察網”的組織。“監察員”是由区分部書記或縣級党部派人从各区分部考察物色，經過个别談話，填寫履歷表，“服务證書”，报省級以上監察委員會备案，經過委派便成为“監察員”，“監察員”的任期一般規定为六个月。“監察員”为了便于完成其任务多采取秘密的活动方式，他們和上級連系，常

常規定代号、化名和隱蔽的通訊地址。“監察網”是国民党各級党的監察委員會進行“監察”工作的党内組織，不是特务組織。对“監察員”一般也不应以特务分子看待。至于有些“監察員”接受上級監察委員會專門交办的特种案件，或有的也告發一些進步活动分子的情況，則应当根据他們的具體情況分別对待。

中央公安部档案局

1956年9月25日

## 中央十人小組批复新疆自治区 党委五人小組关于“在肅反运动中已經 斗争和处理和平解放地区政府機關人 員中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处理意見的請示”

新疆自治区党委五人小組：（秘密）

9月26日“对在肅反运动中已經斗争和处理和平解放地区政府機關人員中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处理意見的請示报告”电悉。我們認為报告中还有几个不夠明确的地方，望再加斟酌修改后，报告自治区党委審查批准执行。

（一）起义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人員，一般是指縣、市以上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員；隸屬於政府机关的警務人員，也应该包括在內。但下列几种人，不应该算作起义人員或者不以

起义人員看待：1.以進行反革命破坏为目的而混入起义部隊或政府中的假起义人員；2.对和平解放事業進行破坏活动的人員；3.解放后進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人員；4.解放后离职脱逃，以后又从新参加工作的人員。

（二）在这些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人員中，有过反动党、团骨干和特务身份的人員，如果他們确实是真正参加起义，在临近解放时或者在解放后沒有進行过反革命破坏活动，一般仍应当作起义人員看待；就是有比較嚴重的歷史罪惡的分子，也应以起义人員对待。动员他們把隱瞞了的問題交代清楚是对的。处理上应当根据“既往不咎”的原則，从宽对待。

（三）一般学校、医院及社会文化团体的工作人員，不要算作起义人員。事实上，这些單位的大多数人員都是公教人員，他們也并不願意把他們列入起义人員的範圍，当作起义人員看待。

（四）伪國大代表除在国民党軍政机关有职位，并参加了起义的以外，一般可不列入起义人員的範圍。但是，这些人，一般都在反动統治时期有較高的社会地位，和今天的上層民主人士还有若干联系，在处理时尤应慎重。

（五）对于过去已經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并已作了处理的起义人員，应当修改对他們的結論，并分別具体情况加以处理：已經判了徒刑或管制处分的，可向他們宣布从宽处理，提前释放；其中有嚴重的罪惡和民憤、羣众有意見的，待向羣众進行工作，取得羣众同意后冉行释放。原来开除了的，一般的應該恢复其工作或另行分配工作。受到行政紀律处分的，一般均应予以撤銷。对于所有这些人員，除了在和平解放

事業中有貢獻的和有資望的人員应做适当的道歉以外，一般的均毋需賠礼道歉；但須向他們進行解釋，消除他們的对立情緒，以利团結他們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10月12日

对在肅反运动中已經斗争和处理的和平解放地区政府机关人員中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处理意見的請示报告

中央十人小組：

过去我們認為起义人員只是指的武装部隊而言，因此在肅反运动中將新疆和平解放时留用下來的伪政府机关人員和解放后从关內和平解放地区和城市調來的伪政府机关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都当作丁打击对象。截至目前，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專区以上机关中絕大多数已經進行了处理，少数正在專案審查或甄別定案；在縣区大多数正在進行小組斗争或專案審查，少数已經作了处理，少数尚未觸动。3月12日中央批發中央十人小組关于6月份召集各省市委五人小組負責人會議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和平解放地区和城市的起义人員应包括政府机关人員在內。按照这个精神，和平解放地区政府官員中的反革命分子，除有現行反革命活动的以外，应貫徹执行“既往不咎”的政策精神，不得作为肅反的打击对象。据此，对于上述人員中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應該迅速重新進行处理。茲提出如下初步处理意見：

一、处理范围：凡屬新疆和平解放起义的政府机关人員，如在肅反运动中被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進行了斗争和处理的，均應重新進行处理。这种政府机关人員系指國民黨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學校教職員和公立医院的医務人員。國營的企業人員肅反对象中如屬於解放后从关內和平解放地区和城市調來的上述人員，也應重新進行处理。

下列人員除積極參加和平解放事業者外，一律不以起义人員对待：

（一）國民黨特务系統和党团系統的人員；

（二）在國民黨政府机关工作的國民黨、三青团骨干分子，以及以政府机关作掩护進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

（三）盛世才时期的有嚴重的罪惡的特务分子；

（四）和平解放前夕，从國民黨政府机关离职的人員。

起义的政府机关人員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应按中央政策界限列为肅反的打击对象。

起义的政府机关人員中的本地民族人員，仍应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本地民族干部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与处理的政策界限的补充規定”精神主要打击現行反革命分子。

二、对需要重新处理的人員，应分別如下几种情况進行处理：

（一）已經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并已逮捕，劳动教养或給予行政紀律处分的，应予釋放和撤銷处分，并同时修改对他們所作的結論；免于处分的只修改結論。在修改的

結論中指出他們“歷史上某一階段的活动事实是屬於反革命性質的”，这些人今后一律不再統計到肅反运动中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数內。撤銷对他們的处分和修改的結論，一般应在原來進行处理的場合內宣布处理（如斗争小組、專案小組或全体人員會議），并指出他們对國家对人民采取不忠诚不老实、隱瞞歷史反革命問題的态度是錯誤的，我們对于那些堅持反动立場和有反动言論的人進行了斗争和專案審查也是應該的。但对于已經逮捕和劳动教养以及对其進行过非法斗争的人，应由負責同志向他們作必要的解釋和賠礼認錯，以消除对立情緒，搞好團結。对于經過斗争查清不是反革命分子作了結論的和經過斗争沒有查清問題已經轉交審干部門处理的，統統不再处理，沒有查清的問題由審干部門繼續審查。

（二）經過斗争或專案審查，尚未定案处理的，可作出結論，本“既往不咎”的精神，一律不再作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处理。

（三）正在進行斗争或專案審查的，应向羣众說明他們是起义人員，停止对他們進行斗争，采取个别談話，說明他們歷史上有反革命問題，應該及早交代，如現在不交代，將來審干中還要審查。对交代了的，可予以作出結論，不願交代的即可轉交審干部門繼續審查，不要追逼，但对他們正在進行的調查研究工作不能停止，應該作为審干工作繼續進行。

（四）列为肅反对象，尚未触动的和在复查階段新發現的，均不再列为肅反对象進行小組斗争或專案審查，應該轉交審干部門審查。

以上意見是否妥當，請示，以便根据中央批示修改此件下

这执行。

新疆自治区党委五人小组

1956年9月26日

## 中央十人小组批复陕西省委五人小组“关于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问题的请示”

陕西省委五人小组：（甄字28号）

10月9日关于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问题的请示电阅悉，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其中第三种人如查明确无明显罪恶事实，解放后工作一贯表现好的，可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作为政治历史问题予以适当处理。

中央十人小组

1956年10月19日

关于几个具体问题的请示

中央十人小组：

据各地反映，现在查出定案的反革命分子中，反动党团骨干约占一半左右，而其中每人的具体情况又差别很大，同时有许多人没有罪恶或有其他特殊情况，如一律以反革命论处，似觉不妥。经我们研究，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中以下几种可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一）历史上没有罪恶，解放初在我们号召登记时交代过，但参加工作后又隐瞒了的；

（二）解放前同地下党有过联系，对党有些帮助，且历史上无罪恶者；

（三）担任反动党团骨干时，曾只有一般活动（如发展过几个党员、开过几次会），而无罪恶，且解放后工作一贯表现好的，应作为只挂名义的去对待。

以上意见妥否，请示。

中共陕西省委五人小组

1956年10月9日

## 中央十人小组转发邮电部党组“关于邮电部门在肃反当中特有的一些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直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五人小组、总政审干办公室：

现将邮电部党组对“关于邮电部门在肃反当中特有的一些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转发你们阅读。我们认为邮电部党组的意见是正确的，各地可做参考。（十办字37号）

中央十人小组

1956年10月20日



## 关于邮电部門在肅反当中

### 特有的一些有关政策問題的意見的报告

据我們了解的情况,有些地方的邮电局在肅反运动中,对于邮电部門特有的一些問題的看法和处理,还存在着一些問題,應該加以明確。現在將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报告如下:

第一个問題是对于在國民黨統治时期曾經担任过縣郵政局長和電信局長的人如何對待的問題。据湖南省郵電管理局报告,該省有的局僅根据有的人在國民黨統治时期担任过縣郵政局長这个职务,就列为肅反对象。該省有一个縣的檢察長在解釋政策界限的条文时也說过去的郵政局或電信局長都相当于偽縣政府科長以上的人員应屬反革命分子之列。我們認為國民黨統治时期的郵電局是屬於企業性質的單位,应与反动政权机关有所区别,因此对于在國民黨統治时期曾担任过縣郵電局局長的人員不能与國民黨縣政府科長以上的政府官員同等看待,尤其不能把一个僅僅担任过國民黨的郵電局局長的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或者反革命嫌疑分子列为肅反对象,一般的說这些人與國民黨的政府官員的來往是比較多的,关系是比較复雜的,但应区别这些关系是一般的职务上的联系还是反革命关系,不能沒区别把所有当过國民黨縣郵電局長的人都認為有政治問題,应当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進行具体分析。如果發現他們当中有的人有別的反革命身分和罪惡,那是另外一回事,应按中央的政策界限处理。

第二个問題是对于在國民黨統治时期干过軍事郵政(簡稱

軍郵)的人員如何對待的問題。据我們了解,現在还有些地方对國民黨軍郵的性質不明,把干过軍郵的人,按反动軍官对待,据我們所掌握的材料,在1937年抗日戰爭开始后國民黨在郵政部門調出一部分人隨軍做軍事郵政工作,这些人担任軍郵工作后都給以軍銜。据我們了解給他們軍銜主要是为了確定他們在軍隊中的生活待遇,实际上他們并沒有一般的軍官所具有的权力;他們所做的工作也只是軍隊的郵政業務工作。因此,应与職業軍官有所区别,不应以反动軍官論。更不能僅根据他們干过軍郵就確定为肅反对象。但应当指出,这些人的政治情况是比較复雜的,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偽軍事交通研究所、廬山特訓班受訓出來的人員,其中有不少人在受訓期間参加了復興社。后来也有少数人参加了特务組織。对于这些問題,应当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中央的政策界限处理。

第三个問題是关于“防奸小組”和“防諜小組”的問題。据陝西省局报告潼关郵電局把“保密防諜小組”看为是特务組織,江苏省有的局把“防奸小組”当作重大政治問題对待。据我們了解,“防奸小組”是在解放戰爭时期,由偽交通部電信总局下令各局按照行政系統組織起來的,名称不一,一般的是叫“防奸小組”,也有叫“防諜小組”“保密小組”的。組長多由行政主管担任,其組織成員則由行政主管指定。这个組織的任务,主要是監視進步分子的活动,因此它是反动的。但由于它是通过行政系統層層下達組織起來的,对参加的人員并沒有規定嚴格的政治条件和履行什么手續,活动情况各地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只有一个組織形式,沒有什么活动,有的地方曾進行过一般的反动活动。到目前为止尚未發現这个組織是專門从事

反革命活动的特务組織。从上述情况看，这个組織是属于国民党的一种羣众性的“治安”組織。因此，我們認為不能把僅僅参加过这个組織沒有其他問題的人当作特务分子或当作重大問題列为重点斗争对象。

以上意見，請審查批示。鑒于这些問題是邮电系統比較普遍的問題，为了使各地对这些問題有一个一致的認識，建議中央十人小組將这个报告轉發各地参考。

邮电部党组

1956年10月10日

## 中央十人小組对貴州省委肅反 領導小組“关于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員 和三青团團部候补干事一般不以反 动党團骨干論处”的答复

貴州省委肅反領導小組：（甄字31号）

10月5日电悉。除同意你們有关政策的解釋外，提出以下意見請你們考慮：

（一）关于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員和三青团團部候补干事，我們意見除有罪惡民憤和有現行活动者应按反动党团骨干論处外，一般均不以反动党团骨干对待，做为一般政治歷史問題处理。

（二）1946年前任国民党区分部書記的身份在肅反运动前已作交代，如果只隱瞞了46年后的区分部委員的身份，而無具体罪惡者，也不要再以反革命分子論处了。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10月26日

关于有关政策界限的几个問題的意見

各地（市）縣委、省直各“口”及省市二期單位肅反領導小組，并報中央十人小組：

最近有些地区提出了一些有关政策界限方面的問題，現僅根据中央規定的政策界限的精神分別答复如下。有不妥当地方，望中央十人小組指正。

一、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員和代理委員，是否算反革命分子？

对1946年解放战争以后的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員，只要不是掛名的，而肅反运动前又未作交代，应称作反革命分子；区分部代理委員，如沒有進行过什么反革命活动或者僅有一般的罪惡活动（如参加过一些国民党的會議，發展过几个国民党员等）的，都可以不算作反革命分子；但对其中積極進行过反革命活动，并有嚴重民憤罪惡的分子，則应当按反革命分子对待。

二、中央十人小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釋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中的第一条第九款將匪軍、政、警、憲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从职务上划分是否包括副职？

我們認為可以包括副职，但这些人員都必須是有罪惡和民憤的。

三、1946年解放战争前任过国民党区分部書記，肅反运动前已作交代，但隱瞞了1946年解放战争后国民党区分部委員身份，是否算作反革命分子？

凡業已查明隱瞞1946年解放战争后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員的身份確切無誤，應該是主要情節的隱瞞，均应按反革命分子論。

四、沒有明確是国民党区分部組訓委員，而長期做区分部組訓工作的分子是否視作反革命分子？

我們意見，主要的要根據有無罪惡和民憤來確定，如果僅僅做了一些区分部的一般黨務工作，沒有明顯的比較嚴重的反革命罪惡活動，例如監視密報進步人士及共產黨地下人員等，一般的可不以反革命分子看待。但是，確有比較嚴重的罪惡和民憤的，則可按反動黨團骨干分子論。

五、三青团團部候補干事，活動比其他三青团干事積極，可否按反動黨團骨干分子論。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的三青团分團部候補干事，而又活動積極的可以按反動黨團骨干分子論。

六、蔣匪“人民服務隊”屬於武裝特務性質，其正式隊員是否按特務分子論？

從中央公安部一局編印的敵情歷史參考資料中關於“人民服務隊”的資料看，其中沒有參加過特務組織的，不能算作特務分子；但可按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的蔣匪軍、政、警、憲人員對待，即罪惡民憤嚴重，或者職務相當於連長以上并有民憤罪惡的，應該按反革命分子論；若僅系一般隊員，并無罪惡民憤，應當不按反革命分子看待。

貴州省委肅反領導小組

1956年10月5日

## 中央十人小組批復湖北省委十人小組“關於防諜保密小組性質的解釋”

湖北省委十人小組并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直黨委，國家機關黨委五人小組，解放軍總政治部審干辦公室：（祕密）

8月28日電悉，經與中央公安部研究，基本上同意你們關於“防諜保密小組”的解釋及處理意見。據現有材料看“防諜保密小組”是一種羣眾性的組織，某些方面與特務機關有一定聯系，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特務組織，因此，在處理時，除本身有特務身份或有罪惡的按特務反革命分子處理外，其他人員不應以特務反革命分子對待。（甄字三十號）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10月27日

宜昌地委五人小組、各地、市委五人小組并報中央十人小組：

宜昌地委五人小組請示：“防諜保密小組”是否算特務組織，其成員是否都算特務分子的電報收悉。茲答復如下：“防諜保密小組”也稱“保密防諜組”“保防組”“防諜組”“保密小組”在社會上則稱為“社會偵察網”根據偽國防部1947年發布的“保密防諜工作實施綱領”及1948年偽湖北省“保密防諜實施辦法”的規定，可以看出是蔣幫為了加強防止共產黨的活動，普遍的在黨、政、軍、機關、團體、工廠、學

校、以及社会上秘密布置的偵察網，其組織活動和領導，內部則與社会上有所不同：在黨、政、軍、機關、團體、工廠、學校，是挑選在職“忠實幹練”之官、兵、員、役充任，並規定三人至五人為一小組，其主要任務是：經常的調查官、兵、員、役思想、言行、發現共產黨之嫌疑人員、及查究洩密事實和進行一般的保防教育，並定期召開秘密會議，交換情報，研究重要案件之策劃處理，並進行“反間諜”工作活動，業務上，在偽中央實際上屬“國防部二處”領導，在各地實際上屬偽“行轅”“綏靖公署”或“剿匪”之第二處，二科領導（名義上則屬偽國防部及各地之軍事主管機關領導）。在社会上由警察機關会同保甲、組織社会偵察網，檢舉和偵探共產黨之可疑分子，在業務上，屬專署諜報處，各縣警察局及情報所，各鄉警察所及情報站，各保情報員領導。

根據上述情況，我們認為“防諜保密小組”是帶有特務性質的組織，但是參加該組織的每個成員，不能一律都看成是特務分子，對每個成員的處理，則應按每個成員的具體活動情況，在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加以分別處理，根據“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上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第一條、第一款、“特務間諜……或者在特務間諜組織收買下積極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的分子。”規定的精神，對“防諜保密小組”成員中積極進行偵察活動並有顯著罪惡事實者，亦應按特務分子論處。

當否請中央十人小組指示

中共湖北省委十人小組

1956年8月28日

## 中央十人小組批轉“中共遼寧省委 五人小組對肅反政策界限上一些具體 問題的請示報告”

遼寧省委五人小組并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直黨委，國家機關黨委五人小組，解放軍總政治部審干辦公室：（機密）

10月7日電悉，經與中央公安部研究，基本上同意你們關於政策界限上幾個具體問題的解釋。轉發各地參考。關於“在特務間諜組織收買下積極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的分子”，我們認為，凡經查實確是在特務間諜組織收買下積極進行活動的分子，不分其在解放前後，均應以特務分子論處。關於國民黨區黨部以上，三青团縣分團以上機關中的那些人員相等于國民黨區分部委員和三青团區隊長不宜規定的太死，應該視其本人有無具體罪惡不同情況，分別對待。

中央十人小組

1956年10月27日

中共遼寧省委五人小組對肅反政策  
界限上一些具體問題的請示報告

中共中央十人小組：

我省於9月5日至8日，召開各市委、地委甄別定案小組負責同志會議時，各地提出不少有關政策界限的具體問題，茲特彙總並提出我們的解釋意見報上，請儘快予以審查批示，以

便轉發各地參照執行。

(一) 對政策界限暫行規定第一條第一款關於“……或者在特務間諜組織收買下積極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的分子”。所提“積極進行特務間諜活動”，應如何理解？我們認為主要應從其活動態度和後果這兩個方面來考察，對於被特務組織收買後進行情報、暗害等特務間諜活動，並造成惡果的分子，或雖未造成惡果但活動積極的分子，均應以特務分子論；至於某些被特務間諜組織收買後沒有進行特務間諜活動，或只有一般性活動而未造成惡果的分子，則不應列為特務分子。

(二) 對政策界限暫行規定第一條第一款“或者在特務間諜組織收買下積極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的分子”一節，是否包括解放前的人物？根據中央十人小組對各地提出有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草稿來看，主要是指解放後被特務間諜組織收買積極進行特務活動而言，對於解放前僅屬被利用而沒有參加特務組織的，一般不要算特務，但被利用所進行的活動，直接造成了嚴重惡果的，可按反革命分子論處。

(三) 對在特務機關未搞特務情報活動的一般勤雜、事務人員不以特務分子論，但所謂勤雜、事務人員具體包括那些人，我們意見：所謂一般勤雜、事務人員是指未搞特務情報活動的文書、收發、打字員及勤雜人員等。

(四) 國民黨軍隊中的諜報組長是否應以特務分子論？我們意見應作具體分析，分別對待，對其中有特務身份的（即屬於第一條第一款範圍內的人物），應以特務分子論，無特務身份的不能列為特務分子，對有嚴重罪惡和民憤的，應以反革命

分子論處。

(五) 偽滿憲兵中的特高科和偽滿警察系統中的特務系（科或股）的人員是否應以特務分子論？我們意見是：偽滿憲兵中特高科，警察中的特務系（科或股）是日偽特務組織，因此，其成員應以特務分子論。

(六) 國民黨地下軍的人員是否應以特務分子論？國民黨地下軍不是特務組織，對其中有特務身份的應以特務分子論，無特務身份的不應以特務分子論，但對其中有罪惡和民憤的，可按政策界限第一條第九款的精神處理。

(七) 偽滿弘報處（科或股）的人員是否應以特務分子論？偽滿弘報處是屬於搜集反動資料和進行反動宣傳的一種反動組織，與特務機關有聯繫，但不能認為該組織是特務組織。因此，對該組織中的一般分子，如無特務身份，不應以特務分子論，有嚴重罪惡和民憤的應以反革命分子論。

(八) 國民黨“天津交通站”是否是特務組織，其成員是否應以特務分子論？國民黨“天津交通站”是國民黨在日偽統治地區的地下黨的地下交通聯絡機構，其中有不少中統特務分子，但該組織不屬於特務組織，因此，對其中無特務身份的，不應以特務分子論。

(九) 反動地主組織的暗殺團是否是特務組織？我們意見：反動地主所組織的暗殺團，本質上是屬於地主反革命組織，不是特務組織，因此，對其成員亦不應以特務分子論，對其中有罪惡和民憤的分子，應以反革命分子論。

(十) 偽滿協和會的“囑託”，是否應以特務分子論？日寇統治時期，日偽的特務機關設有“囑託”，一般機關、企業也

有“囑託”。我們意見對日偽特務機關的“囑託”，可以列為特務分子；至對一般機關、企業的“囑託”除有特務身份的應以特務分子論外，其他無特務身份的則不應以特務分子論，如有嚴重罪惡和民憤，則應以反革命分子論。

(十一) 對國民黨區黨部以上，三青团縣分團以上機關中的職員那一級與國民黨區分部委員或三青团區隊長職務相等，應列入反動黨團骨幹分子？我們意見：國民黨縣黨部科長（包括未設科的幹事），省黨部幹事，三青团支團、區團的團長、科長（不設科的股長）及縣分團幹事會以上人員相當於國民黨區分部委員或三青团區隊長以上的人員，列入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至於國民黨縣、區黨部幹事和三青团縣分團股長等分子，實際上做了國民黨區分部委員或三青团區隊長的工作的，亦應按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論。

(十二) 三青团青年服務隊區隊長以及國民黨外圍組織——區復員協進會書記，是否應列入反動黨團骨幹分子？我們意見：青年服務隊是三青团的附設單位，其隊長不等於三青团的骨幹，如無其他反動黨團骨幹身份，不能列為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國民黨外圍組織——區復員協進會的書記，如無其他反動黨團骨幹身份，亦不應以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論。

(十三) 一貫道公共佛堂壇主是否應以反動會道門頭子論？我們認為一貫道公共佛堂的壇主，一般是在點傳師領導下進行反動會道門活動的，其職務較點傳師小，一般不應以反動會道門頭子論。

(十四) 偽滿村長（偽滿是大村制，鄉村行政區劃中沒有區，縣下設村，村下設屯，而警察則另立一個系統），縣公署

科長、勞工大隊長、勤勞奉仕大隊長、村級協和會長以及屯長是否應列為漢奸？我們意見：偽滿村長、縣公署科長、勞工大隊長、勤勞奉仕大隊長、村協和會長及屯長等人員有嚴重罪惡民憤的應以漢奸論，反之，如無嚴重罪惡和民憤的，則不應以漢奸論。

(十五) 國民黨軍隊中連的指導員，是否相當於連長？國民黨建軍連長如無嚴重罪惡，是否應以反革命分子論？我們意見：國民黨軍隊的連指導員，一般的不相等於連長，不應以連長以上人員看待。對建軍連長應視具體情況處理，對於雖有連長名義，但建軍未成的分子，一般的不應以反革命分子論；其中有嚴重罪惡民憤的，可列為反革命分子，對於建軍後結果已有不少人員武裝起來實際上擔任了連長職務，并有罪惡民憤的分子，亦應以反革命分子論。

(十六) 現行反革命應如何理解？是否包括在解放後曾經進行過反革命活動的分子？有的同志提出今年“人民公安”第八期關於現行犯的解釋和中央十人小組過去的解答有出入，我們同意中央十人小組關於政策問題解答草稿上的解釋，即現行反革命是指：正在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後即被發覺的，逆緝在案的，越獄逃跑的，以及正在追捕的分子。我們認為不能籠統的把解放後曾經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分子都列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十七) 投敵是否就算叛變，對歷史上曾有过投敵行為的人是否都應以叛變分子論處。我們對政策界限暫行規定第二條第二款的理解是：叛變分子有兩種情況，一為投敵，二為被捕後向敵人自首并出賣組織和同志的分子。因此，投敵就是叛



变，对历史上有过投敌行为的人，原则上都应算作叛变分子。但遼宁地区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多次“拉锯”，投敌叛变的情况很复杂，特别是在1945年冬和1946年我军北撤时，当时新部队和东北干部投敌叛变的不少，多是觉悟不高，存有正统观念或怕连累家庭，也有是被敌策反叛变的，有整营整连叛变的，也有单人逃跑投敌的，后果也不一样，我们意见：对自动缴械投敌，投敌后为敌人服务，或者虽未缴械，但自动投敌后充当敌人干部积极进行活动者均以叛变分子论处；至对某些战士或民兵在反动分子脅迫或欺騙、引誘下投敌而又未造成恶果的分子，不应以叛变分子论；对某些动摇，逃跑回家后向敌自首而未为敌人服务或经过一个时期，由于生活所迫，虽到敌伪机关任职，但没有罪恶的分子，一般的也不应列为叛变分子。

（十八）解放初期在苏军占领区的“维持会”人员，如有罪恶民愤，是否应列入反革命分子？应按政策界限那条处理？我们意见：不能把东北光复初期的“维持会”与敌伪政权机关一样看待，对其中人员，如無其他反革命身份，且僅有一般罪恶和民愤的，不应列为反革命分子；如有嚴重罪恶和民愤，则应列为反革命分子。并根据其犯罪性质、背景，列入有关的类型。

以上是否妥当，請速批示。

中共遼宁省委五人小组

1956年10月7日